



賽·奧斯曼著

王崇廉譯

塞内加尔的儿子



塞内加尔的孔子

赛奥苏曼·著

王崇廉·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塞内加尔的儿子

〔塞内加尔〕赛·奥斯曼著

王崇廉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门西大街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7 1/4印张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0.52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在法国殖民統治下的西非塞內加尔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烏馬尔·法依是一个勇敢坚毅的青年黑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前綫受到进步力量的影响，懂得了許多东西。从法軍中退役后，由于对祖国的眷恋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放棄了在法国安家立业的可能，回到了故乡。在故乡，他一方面和沿襲已久的风俗礼教、宗教狂热、落后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和凶恶蛮橫的法国殖民統治者进行着不屈不撓的斗争。他随时随地奋勇地维护人民的利益，因而被殖民統治者視为眼中釘。为了把他的同乡从白人的經濟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发动农民羣众，組織合作社，这更加触怒了殖民統治者，他們终于下毒手把他謀杀了。他虽然死了，但他辛勤地播下的种籽正在非洲美丽富饒的大地上发芽和茁长。

在这部小說里，作者用他的采笔生动地描摹了非洲的粗獷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非洲人民丰富多彩而又貧困无权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作者满怀热情，真实地引人入胜表达了非洲人民爭取民族独立、自由和进步的坚定意志，无情地鞭撻了殖民統治的罪恶制度，令人信服地预示着一个新的自由独立的非洲必将到来。

Сембен·Усман

Сын Сенегала

«Мог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8

(本書是根据С.И.Волж的俄譯文轉譯的。插图作者是Н.И.Гришкин)

俄譯本序

受尽压迫的亚非人民要求从殖民統治下解放出来的愿望和爭取独立的斗争，喚醒了两个大陆的人民的創造力。这种觉醒也表现在文学艺术上。最近出現了一些反映仍然受殖民主义者压迫的国家的人民生活的作品，它們鮮明、热情、真实地描繪了那些国家的人民的痛苦生活。在这些作品中，塞內加尔人賽姆貝尼·奧斯曼所写的一部叙述塞內加尔这个法国殖民地的居民、土著非洲人的悲惨命运的小說，无疑占有应受重視的地位。

塞內加尔是法国在西非最老的殖民地之一。十七世紀初，塞內加尔河口就建立了第一批法国的海外商站，因此，这个国家处于殖民主义者的桎梏下已經有三百多年。上世紀末，塞內加尔人曾多次起来反抗压迫者，但法国军队殘酷地鎮压了这些起义。

后来，法国軍国主义者利用非洲人充当兵士，被征入法国军队的优秀士兵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十八万塞內加尔步兵曾經建立过功勋。

賽姆貝尼·奧斯曼生于卡札芒斯河畔的一个非洲小城齐津紹尔。他是漁人的儿子，自幼帮助父亲打漁。青年时代，奧斯曼在陶业学校念过三年書，后来在达喀尔当过泥水匠的学徒和机器匠的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被征入伍，在前綫待了四年以后，于巴敦·巴敦复員。战后賽姆貝尼·奧斯曼在馬賽当过碼頭工人。

从这个非常簡短的履歷可以看出，“塞內加尔的儿子”这本小說的素材就是作者本人的生活。

这本小說在法国曾經受到好評。进步文学報紙“法兰西文学”写道：

“古老的非洲，那些象孩子一般順服地忍受屈辱和不公平待遇的人的非洲，就要过去了。……重新意識到人类尊严的黑人，現在希望看到一个新非洲，在这样的非洲，‘自由’这个字对于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同样的分量。賽姆貝尼·奧斯曼这本新著向我們預告的正是这个非洲，这样的非洲。”

書中主要人物烏馬尔·法依是个勇敢坚毅的、为爭取人民的幸福而献出生命的塞內加尔人。他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回国的時候，知道要使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承認一个非洲人和一个白种女人的婚姻是困难的。伊莎貝尔拉（这是烏馬尔的妻子名字）也清楚地想象到她在丈夫家里可能受到的待遇，想象到她的在塞內加尔的法国同胞将怎样对待她。在她的那些同胞看来，一个成为黑人妻子的白种女人是“墮落的人”，在他們的观念中，她是不能得到法律保护的。烏馬尔也意識到这一点。然而，改善自己人民生活的愿望促使烏馬尔回到自

已祖国去，而不留在法国，虽然他妻子的娘家对他非常友爱。

烏馬尔的深重忧虑完全是根据的。还在駛向他故乡的輪船上，他就不得不給一个鞭打他的同胞的白种殖民主义者以严厉的教訓。但真正的斗争是开始于齐津紹尔。烏馬尔随时随地采取一切办法，甚至徒手搏斗，保护他的同乡的利益。他的旺盛的精力、明确的目标、想看到祖国独立的愿望，使他在殖民主义者中間得到了“叛乱者”的名声。

住在齐津紹尔的白种商人和行政官吏，不仅因为烏馬尔维护自己同胞的利益而恼恨他；最使他們激怒的是，烏馬尔要使故乡的农民从白人的經濟压迫下解放出来；他組織合作社，不加任何条件供給农民播种所需的种籽，从而使白人无法掠夺当地居民。

假如烏馬尔沒有成功，他就可能因“不爱国”的行为而被控告，作为“赤色分子”投进監獄。但他在保卫法国的战争中所得的軍功奖章并没有能挽救他。殖民主义者决定雇用凶手暗杀烏馬尔。他牺牲了。但烏馬尔·法依为之献出生命的崇高事业并未被人遺忘，塞內加尔人民永远記得他們的忠实而剛毅的儿子。

作家真实地叙述了妨碍他的人民和殖民主义者斗争的东西：宗教狂热、土皇帝的权力、沿袭已久的风俗礼仪、民族隔閡，最后是法依家的，同时也是其他家庭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一切都受到了年輕作者的反对。

烏馬尔在他的斗争中不是孤立的。他在他的同胞中找到了助手，甚至有些正直的法国人也对他表示同情。法国公司

的職員彼耶尔在殖民主义者的秘密集会上为烏馬尔辯护。但彼耶尔无力反抗“大白人”——塞內加尔的非正式的統治者。他們迫使他离开了非洲。

烏馬尔忠实的朋友伊莎貝尔拉，即使在丈夫死后也沒有气馁。她对贊成烏馬尔的主张的老高米斯說：

“对烏馬尔來說，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爱自己人民。烏馬尔也爱法国，但他首先爱非洲。我属于你們的人民只因为烏馬尔是我的丈夫；我怀着他的孩子。但烏馬尔的孩子将整个属于你們……”

高米斯大叔的形象是耐人寻味的。这个非洲人是遭受殖民主义者无耻掠夺的国家的一个小店主。高米斯和他那个成为年輕人的特別俱乐部的商店，是一个重要的現象。高米斯反对那些为了追逐利潤麇集到塞內加尔来的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烏馬尔·法依挑选了他作为自己的盟友。这个斗争的实质在小說主人公对他的同胞所說的一段話中被揭示出来：

“这里的土地是我們的，它是我們父輩的遺產。我們有責任保护这片土地，不讓別人把它从我們手里夺去。”

作者富有詩意地描繪了他的国家、他的人民、热带森林、酷热的夏季、风暴和雷雨，叙述了和貪食的蝗虫，和象蝗虫一样吞食国家財富、压迫并輕視他的人民的人所进行的斗争。

賽姆貝尼·奧斯曼的這本書是描写非洲人民为爭取解放而斗争的近代进步文学中一部出色的有趣的作品。

列夫·尼庫宁



第一部

1

一艘輪船在河上緩緩地逆水航行着。河水滯重發黃。左岸展開一片平原，岸邊密密地長着蘆葦，那是鱔魚的藏身之所。遠處，可以辨別出包藏着千百種危險的非洲熱帶森林的黑壓壓的林邊。一群群飛鳥用翅膀擦着蘆葦，笨重地从蘆葦上飛過。時而有在岸邊蘆葦中吃飽了魚的禿鸛^①飛上天空。在輪船駛過的右岸上，樹木長得密密層層，雜亂無章；它們好象擁擠着拚命想換近河水似的；樹枝和藤蔓交叉錯綜，混

^① 禿鸛是鸛科的一種大鳥，頭頸禿裸，喙大而有力。——俄譯本編者注。



乱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仿佛许多绿色的大力士在进行搏斗。河水冲刷着高大的棕榈树的树根。有些棕榈树倒在河里，固定在水面上，让小鳄鱼在它们粗糙的树干上休息。棕榈树的枝叶听任流水摆布，好象浮游的水藻。开花的蔓生植物的凝滞的芳香，和发热的机油的气味以及轮船的煤烟味混合在一起。

乌马尔·法依从口袋里取出一支香烟，心不在焉地把它点燃了，眼睛始终望着热带森林的雄伟风光。站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对这美丽的风景简直看得入了迷。

河流向轮船敞开它宽广的胸怀。河岸变得越来越广阔，风景变得越来越壮丽。森林从河边向后退去，露出复盖着淤泥的河岸，沿岸连绵不断地伸展着暗绿色的红树林①。长长



的树根从水里伸出来，密密麻麻地粘附着大量的牡蛎。拍岸的水浪使贝壳忽隐忽现。野鸭子——黑鳧和其他芦苇丛里的居民，被轮船的声音所惊动，一群一群地飞起来，多得数不清有多少群。正在对着水面顾影自怜的鸕鷀也被惊动了，升到空中，一只接一只从容不迫地飞向远方。海雕从高空急飞直下，冲向鱼群；这些顺水翱翔披着羽毛的强盗，在飞行中把爪子插进鲑鱼或狗鱼的身体，把猎获物带上天空，同时发出嘹亮的胜利的叫声。一群群野鹅野鸭在河上浮游。岸边的丛林深处，翠鸟仿佛要追逐轮船的黑烟，不时从一根藤蔓跳上另一根藤蔓。鸟羽映照着阳光，在枝头到处闪耀发亮。

① 红树是生长在热带大洋、外海淤泥岸和河口的特种植物，生有高出土壤的司呼吸作用的呼吸根。——俄译本编者注。

烏馬尔·法依入了迷似地欣賞着故乡的自然景色。香烟在他手指中間燃成了灰燼。他把眼光从河上移开，轉身对着旅伴，沉思地說：

“乔多尔·卢梭^① 应该看看这些风景……多么可惜，他没有到这里来过……”

这个人与众不同的声音非常动人。音调是那么低沉，即使他沉默以后过了很久，他的声音仍然在空气中颤动。

“你说得对，”她表示同意。

他们默默地走向船仓。

* * *

沉重的乌云遮没了太阳。嘩嘩地下起了傾盆大雨。船仓外面有遮盖的走廊上，掀起了难以想象的混乱：甲板上的乘客都奔到这里来避雨。可是这里有个白人向他们扑过去。

“滚开！滚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你们这些畜生！”他凶狠地叫喊。

非洲人惊恐地望着他。

白人叫来船上的侍者，命令他告诉他的同胞，不许他们从甲板上跑到走廊里来。侍者顺从地传达了白人的命令，可是黑人们谁也不愿意回到如注的大雨中去。于是白人便向畏怯的黑人们扑过去，用皮鞭抽打他们。黑人们出乎意外的反抗把他气炸了，他挥着皮鞭迎头盖脸地向他们打去，不管挨打的是大人还是小孩，是男人还是女人。狭窄的走廊里乱成一团。

^① 乔多尔·卢梭是十九世纪法国的著名风景画家。——俄译本编者注。

人們紛紛倒在地上。

突然，兩下沉重的拳擊：一拳正中顎骨，接踵而來的另一拳正中心窩，把白人打倒了。

一個身材高大的黑人向他俯視着，黑人的手臂長得和身體不成比例，幾乎夠得到膝蓋，兩手捏成拳頭，準備再度出擊。那白人驚魂未定，就慢慢地抬起身子，眼睛死盯着黑皮膚的巨人，一面用雪白的袖口擦去從嘴里滲出來的鮮血。

兩個男人面對面站立着。他們好象打算進行一場殊死的搏鬥。一個白種女人用她溫柔的手臂攔住了黑人：

“不要打了，烏馬爾，夠了！”

彷彿兩只狂怒的狗，白人和黑人彼此用惡狠狠的眼光把對方從頭望到腳。

站在一旁的非洲人簡直摸不着頭腦：這個胆敢舉手打白人的巨人是誰？真是膽大包天！要知道，他們的許多同胞為了一些比這輕微得多的過失正在監牢里受罪哩！

船倉里的乘客們從各個角落裏鑽出來，困惑地互相問道：



“是不是黑人造反了？”

但黑人們的臉上籠罩着恐怖的表情。一個抱着小孩的女人在傷心痛哭：小孩的头給打破了。

那個被白種女人稱為烏馬爾的勇士，穿過人群，從母親手裡抱過小孩，把他交給他的旅伴：

“快把他抱到船上的醫生那裡去。”

船上還沒有一個人和烏馬爾說過話。他是前一天在達喀爾^①上船的，從那時候起，他幾乎一直保持沉默，僅僅為了向他的旅伴說幾句話時才開一下口。由於他的沉默，更由於那個象影子一樣到處跟隨他的白種女人，他吸引了乘客們的注意。

他的旅伴抱着小孩從醫生那裡回來了。小孩的头上了扎了綑帶。

“謝謝，太太，”黑人母親向她道謝。

* * *

烏馬爾·法依出生在卡扎芒斯河^②畔。八年以前，他和他的許多同伴一樣，離開了故鄉到歐洲去打仗。直到現在，勝利以後又過了四年，烏馬爾才回到他的老家。1945年，他隨着軍隊走過北非、法國和西德，羈留在巴敦·巴敦^③警備隊里服務；後來他復員了，不久結了婚。在戰爭中烏馬爾·法依受過

① 達喀爾是非洲最西端突出部分的城市。法屬西非的行政中心，重要的港口。——中譯者注。

② 卡扎芒斯河是塞內加爾南部的一條河流，注入大西洋。——中譯者注。

③ 巴敦·巴敦是西德的療養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占領軍的主要部隊和總司令部就駐在這裡。——俄譯者注。

两次伤，得到一枚軍功奖章和一枚战斗十字章。这两个奖章他几乎从来没有佩戴过，但是却被他珍藏着。

走进船仓以后，烏馬尔躺到窄小的鋪位上，两手交叉垫在头底下。

“你何必跟他們打交道，和他們結仇？”旅伴問烏馬尔。
“要知道，你和他們爭吵永远不会占上风的。”

“你要我怎么样？讓他打他們，我袖手旁觀？也許，我應該幫助白人？”

烏馬尔沉默了一会，然后輕輕地、似乎想緩和自己答話中的尖刻語气，接着說：

“我們快到了……来看看我們的箱子吧！”

但烏馬尔所想的不是箱子，而是年輕女人的話：“你永远不会占上风的……”的确，在非洲，白人是統治者。誰敢違抗他們，誰就非死不可。

烏馬尔·法依深切了解白人的心理。虽然他的內心深处保存着他从他的民族繼承下来的生活态度，但是在欧洲度过的这这些年間，他看到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烏馬尔毫不留情地批判他的許多同族人的弱点和短处：他們的宗派傾向、等級偏見。看来，它們使一切促进社会发展的企图都归于失敗。

伊莎貝尔拉脈脈含情地注視着烏馬尔的脸、他的略显扁平的鼻子和平滑的前額。太阳穴上突出从羔皮一般的鬚发下面伸出来的、搏动着的脈管。

法国女人自己却光洁照人。他的白皙和烏馬尔的黝黑形

成了鮮明的对照。白麻布衣衫紧紧包裹着她的高而匀称的身体。头仿佛因为长发的重量所牵引而向后微仰着。描过的眉毛非常秀丽。也許不是每一个人都把伊莎貝尔拉叫做美女，然而，二十二岁的她，的确是迷人的。

伊莎貝尔拉清楚地知道，她和烏馬尔要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这趟旅行可能是不愉快的，可是她不能离开她的丈夫。烏馬尔向妻子描述过自己的故乡。伊莎貝尔拉也从書上知道一些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她指望这一切能够帮助她，緩和她与她那些篤信宗教达于狂热程度的新亲戚之間不可避免的冲突。然而最主要的是她信賴烏馬尔，无限地信賴他！無論他作什么事情，她都不要他詳加說明。她只知道献身于他，仅仅偶而提醒他作事必須审慎。他們彼此依傍，紧紧地挽着手，沿着生活的道路并肩前进。这样的妻子是烏馬尔的可靠支柱。

* * *

这一天，法依府（人們这样称呼桑基阿巴区的法依家的住宅）收到一封电报。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家。家长摩沙·法依很难拿定主意。儿子和儿媳明天才到。那么，还有時間可以考虑。摩沙·法依是当地清真寺的伊瑪目^①。人們尊敬他不仅因为他担任圣职，也因为他的年齡。一天五次，摩沙·法依领导信徒們祈祷。他的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兰經預先明确規定好的。老摩沙从这本圣書里汲取見解和忠告。他被認為是

^① 伊瑪目是伊斯兰教徒在清真寺举行集体礼拜时的主持人。——中譯者注。

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人，但他却受到周围人们的爱戴，甚至法庭也常常向他征求宝贵的意见。摩沙的三个妻子使摩沙在伊斯兰教徒眼里获得更高的敬意。老摩沙·法依用强硬的手臂駕駛着家庭这条大船。他从来不容許妻子之間发生爭吵。他給每个妻子規定了和丈夫同宿的次序。

伊瑪目的第一个妻子蘿卡亚，除了烏馬尔之外，沒有其他子女。因此，儿子要回来的消息使蘿卡亚比家里任何人都难过。蘿卡亚不是已經給自己的孩子选定了媳婦嗎？現在她能对亲家母說什么呢？虽然蘿卡亚是第一个妻子，但她在家里并不利用任何特权和摩沙的另外两个妻子爭长論短。

第二个妻子阿美拉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第三个妻子法朵有两个女儿。按照风俗，三个妻子对烏馬尔都有同等的、作为母亲应有的一切权利。但是知道烏馬尔已經結婚以后，只有嫡亲的媽媽才真正感到伤心。

电报的内容是由烏馬尔的叔父阿馬杜解释給伊瑪目听的。阿馬杜和他的两个妻子、三个儿子以及两个女儿一起，住在法依家的住宅里。伊瑪目坐在席子上，低着头，数着念珠，听着兄弟的解释。当时他一句話也沒說。

法依的全家人都靜候家长发表意見。

摩沙却穿上巴波鞋^①，到清真寺去了。

* * *

清真寺附近有一棵大树，树蔭下聚集了当地的一些爱閑

^① 巴波鞋是一种軟底拖鞋。——俄譯者注。